



最上乘禪

(下)

方 論

上一期所標的題目，是最上乘禪，按圭峯禪師的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裏面，將禪法分為五種：即一、外道禪，二、凡夫禪，三、小乘禪，四、大乘禪，五、最上乘禪。前四種禪，或非，或是，或大，皆未離對待，未算究竟，姑置不論；且看它說最上乘禪的境界是：「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，原無煩惱，無漏習性，本自具足，此心即佛，畢竟無異，依此而修者，是最上乘禪，亦名如來清淨禪，亦名一行三昧，亦名真如三昧，此是一切三昧根本，若能念念修習，自然漸得百千三昧，達摩門下，輾轉相傳者，是此禪也。」所以這一種禪，即是衆生的本源自性，如來的涅槃妙心，從本以來，就是離名字，言說，心緣，動作，除親證之外，根本就無法表示，若有揚眉瞬目般的些微舉動，都算犯了祖師規矩。如欲勉強做個模樣，則只有釋尊的拈花，和淨名的閉口，纔算合式，此外若在身口意三業中，起了毫毛般的作用，都應痛與法棒。這樣要我提起筆來，寫上半箇字，來形容這最上乘禪的實際情境，如何辦得到？所以只好白，不白便是作大妄語。

禪心既不可以言傳，然則這一期為什麼又有文字呢？殊不知緘口守意，雖然算是極則，但這是用之於自修，若要對人宣說，還是要利用語言文字作媒介。上來諸祖，只有迦葉是從拈花悟入，不假言傳，但釋尊尚有正法眼藏的一番咐囑。後代祖師，啓悟學人，有的是用語言，有的不用，縱使不用，却也有了一番造作。就是拈花示衆，雖離言說；却不能不算是造作，不這樣就沒辦法以心傳心。我呢？於禪門宗旨，並無所得，不過在念佛之餘，却喜看祖師語錄，宗下公案，看了之後，每學其語氣，作口頭禪，習氣已深，不克自拔，所以纔有此篇的饒舌。

今人喜談禪，其實禪不可談，可談便非禪，所以宗門一向只許參和悟，却不許談。照語言的原則，必須心中先有想，然後口中纔有言，所以在想之後，一有思想，便是落第二義，與真如三昧不合。語言既是葛藤，文字當然也是一樣，所以由禪的角度看來，不只世間的語言文字是葛藤，就是十二部契經，都算拭瘡紙，都是葛藤。其實最上乘禪就是實相，就是離念真心，既是離念，便無念可起，既是真心，便無心可得，無念亦無心，如何有言句。所以禪門用文字，是不得已，照理是不應有，父母未生前，本來面目，是赤條條一絲不掛，這樣又安有語言文字。

最上乘禪，不只單是佛祖心印，亦是十界聖凡所同具之性體，若論境界，只許心照。所以宗門諸祖，傳授法要時，至多也只能說到標月之指，俾當機者，因指見月，徹悟本來，至於真月，則不可以言宣。若把文字寫禪心，恰如抽矢射虛空，看似一中的，實在是無一命中，以虛空非可中故。今若用文字寫最上乘禪，除非是一張白紙，纔有少分相應，若是著了一滴墨在上面，都是離題三千里。本文前一段，說真正的境界時，並無一字，就是這種理由，這實在是無法形容，並非有意作態。希望讀者，能就無文字處，徹悟自家腔子裏，無作無為，無思無慮，與十方諸佛直下一般的實相，則大事畢矣。

釋尊說法四十九年，留下十二分教，單是上本華嚴經，就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，一四天下微塵數品。即使這一說不能算是事實的話，而佛門全套的經律論三藏，將近一萬卷，這總是事實。文字名數，繁雜到這一步田地，實在不是世尊的本懷，世尊的本懷，只是第一義諦，也可以說：不立文字的教外別傳，纔是世尊的本懷。但是若悉用拈花的手法，使學者都徹悟實相，這是做不到的事，因為做不到，所以纔不得已而思其次，決定採用語言文字，來做傳法的工具。他雖然採用了語言文字，但其真正目的，仍在啓發如來藏，意欲一切衆生，藉文字而悟真詮，即名相而入法性，歸根結蒂，還不是拍手空空，一法不立，所以他纔一再強調：「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」我於四十九年，不說一字。」也無非警醒天下後世人，莫在故紙堆中，求佛求法。佛法僧三寶，是在一切有情心性之中，從本以來，原自具足。倘言自性外，別有三寶者，若不是如來方便說法，即是波旬煽惑，淆亂正聽。行者但能息却妄心，回光返照，自然有到家消息，其中寶藏無窮，只合無心人得，無境界的境界，森羅萬象，此可與知者道，不能為俗人言也。

道不須修，但莫污染，這是古人嘔心肝的實話。或問馬祖：如何是道？祖答：「平常心是道」所謂平常心，只要不起念頭便是，這個關鍵，只問你肯不肯把念頭放下，放下便已無事，這樣還修箇什麼？但當它著了六塵時，便迷却本來，即名污染，即變成過現未三時的妄心，不是無始終內外的常住真心，所以纔說莫污染也。古來得禪宗真傳者，都說偏着佛祖心印，人家也都以為這佛祖心印，是了不起的一件東西，不是我們博地凡夫

所敢奢望。若作此想，恰如山村野老，聞人說皇帝有無上權力，以為他是天生的三頭六臂，不是常人，及至一旦見了皇帝，纔知道他也是父母所生，與我無異。行人悟自己一念心性時，自然如野老面見皇帝，畢竟了知三世諸佛，原來如此。

一切衆生，當前一念起時，不管他是善是惡，是無記，凡是一個念，都會迷却常住真心，成爲業識。常住真心，並無生滅，而業識則念念生滅，無有已時，所以行者若把心念停止，時時保持着真心存在，不令消失，則可以脫離生死。保持真心，並無須停止思想和行動，只要在思想行動時，任運回光內照，銷入自性，則大事都畢。古人說：「如與人看水牯牛，一入草去，驀鼻牽將來。」又說：「執杖視之，勿使犯禾稼。」水牯牛就是喻真心，真心與六塵合，成爲業識，便是入草，便是犯禾稼，也便是由無生死處，到生死處，所以須時時提防也。行者覺得有自性，宛然在前，這在宗門，名破本參。當警覺保持時，則真心用事，當不覺而疎於保持時，則業識用事，雖知保持，而時時存時亡，此名破重關。保持得合法而純熟，不論處何境地，乃至千軍萬馬中，地獄天堂處，真心皆在，此名破末後牢關，牢關既破，便可以任運騰騰，騰騰任運，得大自在矣。

一切衆生，從無始以來，迷真成妄，轉一精明本體，成爲八識，由是內生根身，外生器界，有如春蠶，作繭自縛，直至今日，六根面對六塵，不特流連忘返，並且增上而又增上，不知直至何時爲止。這些思量造作，不管是善是惡，都違背了本來無念的心體，都落在生死輪迴的窠臼中，轉轉益深，不能自拔。大覺世尊，以佛眼照見一切衆生，皆有一個涅槃妙心，在腔子裏，此心直下與三世諸佛，無二無別，只要肯把妄念放下，則無須修爲，一切俱足。可知離開妄想後的心體，便是最上乘禪，捨此之外，縱使修的是佛法，也都算是黃葉止啼，並非究竟。

萬念都是如幻，萬事也都是如幻，彈指即滅，總非究竟；所以一切心非心，一切境非境，可以說一句：萬象皆虛，惟餘一實。這一實便是無念真心，稱爲實相，衆生在纏，但名如來藏，諸佛返本，便名涅槃妙心。此涅槃妙心，非智能慮，非言可說，非文字所得形容，所以提起筆來，想要寫出這一個境界，絕不可能。因爲道得出的，只是語言文字，而不是現象，真現象是道不出寫不來的。譬如欲述牙痛，縱使下筆千言，究竟所寫的全是文字，並不是痛，而真正的痛，便絕非文字所能形容，如來定境，亦復如是。所以本題的上半，不得不顯示真詮，顯示真詮，就只有一張白紙，這樣或者尚能在依稀彷彿中，冀啓悟門。捨此之外，若著半箇字，都屬妄識作用，與自性無關，倘若誤認文字即真，便是認指作月。

釋尊住世時，說了四十九年法，經義如海，這全是不不得已而思其次，究其實，他一生真正的說法，就只有拈花一著，纔是第一義。捨此之外，縱使說得大地六反震動，天花繽紛而下，究竟都是落第二義，所以若提到這一事時，他便自承如來無所說。第一個覺悟這一著的，便是迦葉，而他當時除微笑之外，總不能再有表情，其實微笑已是失真，在真如三昧中，無笑非笑。佛滅度後，保持着這一個傳統的，就是禪宗，達摩的面壁，慧可的禮拜，都是默然無言，默契道妙。再傳下來，六祖斥神會爲知解宗徒；馬祖取拂子舉示百丈；夾山剛要開口，被船子一篙打落水中；臨濟三度問黃蘗，三度被打；乃至俱胝惟豎一指，仰山好作圓相；龍潭吹滅燭火；德山焚却疏抄；雲門夾痛了髀骨；都是直趣離言親證的境界，其實經文中早有說及，維摩詰的默然無言，大爲文殊所讚歎，這就是明白的指出：不二法門，只有這一個，捨此之外都是二。

今世學者，做工夫的大毛病，是不知道反求內心，而但貪著多聞，盡力的向外搜索，他們那裏知道：大道是在自家腔子裏，外面是求不着的。岩頭對雪峯說：「從門入者，不是家珍，要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，蓋天蓋地出。」就是這個意思，這寥寥三數句話，說得多麼清楚透徹。你看他六祖本不識字，但經過五祖指點，便豁然開悟，其後對人說法，義辯縱橫，沒一句不契性理，這難道是從語言文字上得來，難道是從外面得來。若是從外面得來的，就讓他下了三三三三三工夫，記了一大堆法語，也僅是無源之水，流乾了便止，一點一滴，都無從增益。過去大通智勝如來，說法華經，歷八千劫，未曾休廢，若不是從覺源心海中流出，則至多十日八日，便已枯竭，何能挹注了八千劫之久，可知沒文字處，纔是大文字，沒一法處，纔是萬法之母。學者要切實的參悟這一事，切莫在故紙堆中求解脫，倘若真箇這樣，縱使有本領，能把一大藏經教，都裝進腦筋裏，也不過多加了若干葛藤，所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和心性絲毫沒有交涉的。我這並不是反對讀經論，我是主張：要把經論來啓發這一悟，悟後仍應還合經論，做個印證，像這樣纔能算是仗文字般若，契入實相般若，然後再由實相，衍爲文字，這文字便顯得汨汨滔滔，瀾漫宇宙，任你說是說非，說白說黑，自然都會左右逢源，不窒不竭。否則但捨別人牙慧，就像拾得一本人家的銀行存摺，充充門面，究竟不是本人，依然不得受用。

真經雖是不落文字，但爲度世故，却也不離文字，並不是一味墮落空無邊，若墮一邊，便遠離般若，違中道義。在昔迦葉，曾蒙釋尊分座於多子塔前，拈花於靈山會上，極盡了別傳之緻，但他於佛涅槃後，便以結集爲第一大事，其不排斥文字可知。厥後達摩以楞伽四卷授慧可，五祖亦以

金剛經授惠能，依然想利用文字，印契妙心。六祖雖現不識字相，暗示真境界無關文字，但他却教人念金剛經，自得見性，可知著文字，和不著文字，並沒有固定的標準。實際上是要行者對自根作抉擇，有如二八月亂穿衣，棉，夾，單，任憑拿意，總以適可為度。

在禪功上，知道有心是不對的人尚多，知道無心是不對的人，就少了，其實有心和無心，一樣的都是禪病。中道實相這四個字，凡是稍為做過一些經典功夫的人，都不陌生，但惟有真能了解中道實相的人，纔能明白，實相的現象，非有非無，非虛非實。除了自己把萬念放下，親證這寂寂惺惺的情況之外，無論如何。總是說不出。學者不論現前所處的，是什麼場所？那怕是淫房殺地中，刀山劍樹上，只要把眼光收回，把心念收回，一返照，照到自家本份上，則諸佛的涅槃妙心，便立即湧現，這時諸法悉是真如，萬殊全歸一本。當下魔宮圮毀，大地平沉，依正二報，了不可得，這便是最上乘禪的真實境界：到此境界，心佛眾生，平等平等，如何還有差別相存在？在昔禪門祖師，不得其人，便不肯說破，今以時節因緣，約略提出，不知是也不是？請善知識加以指正。但得此禪法後，若不皈依三寶，發慈悲心，憐憫六道受苦眾生，反而把來另立門庭，違背佛制，妄欲貪求利養，招攬徒眾，則必遭惡報，為的識田中，有貪癡習氣未淨，因地汙雜，故果招險惡也。

或問：「真如三昧，既一法都無，豈不是同於斷滅，這與外道空定，有何分別？」答曰：外道空定，只一味墜空無邊，所以成為無心。金剛經中，說過去，現在，未來，三心不可得，這是指相續的妄心，因妄心有時間性，真心則古今一如，並無所謂過現未也。妄心愈不可得，則真心便愈呈現，有如浮雲愈少，則月光愈明，及至浮雲不可得時，則月光便全顯矣。在昔德山被竇點心的婆子問：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，未審師欲點那箇心？」山無言可對。若是我便答：「我要點非過去，非現在，非未來的。」大概一碗點心，總可以吃得，可惜他當時，尚未會這一著。這與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可以互相發明，上半句言應無所住，是指心不住六塵，六塵既無可住，則妄心已滅。下半句言而生其心，是指妙明真心，真心既生，則靈光獨耀，一性圓明，寓寂寂於惺惺中，這如何同於斷滅。外道空定，只做到上半句，空諸妄想，並未見自性，其境界是但有寂寂，並無惺惺，所以同於斷滅。事雖如此，但自性如何可斷可滅，無明未盡，光靠定力制止一時，這不是徹底辦法，所以過了若干劫後，當再起無明，重輪六道。這樣與真如三昧，當然不同。

提起最上乘禪的名字，好像是了了不起，豈知說起來，竟是平平無奇，

只要放下便是，無心便是。千言萬語，所謂無心者，乃無念念生滅之妄心，並非無始終內外之真心也，真心若說為無，便落斷見。楞嚴會上，阿難聞釋尊呵斥攀緣心為非心，便言：「若此不是心者，我乃無心，同諸土木。」這樣他便具有兩重錯誤，第一、他以攀緣心為本來心體，認病為真，以致入於輪迴。第二、他認除却攀緣心，便成斷滅，並不知還有真心存在，這心纔是無生死的妙明真心。這是一部楞嚴經的精髓，學佛者，若不理會這一著，則一生皆是摸牆摸壁，始終鬧不清楚。現在根據此理，寫成正見與邪見不同之點於左：

除却攀緣心，得妙明真心，是佛家的正見。
除却攀緣心，便一切斷滅，是外道的邪見。

所以古人說：「莫認無心便是道，無心猶隔一重關。」就是這個道理。上一期一字俱無，只餘一張白紙，這白紙便是代表妙明真心，並不是代表外道的斷滅見。

佛門一向注重實踐，不尚空談，不論修何種法，其精神總寄託在一個「幹」字上，幹就是下手，不下手等於未修。縱使禪門著重在悟，悟已算是明心見性，但就天臺六即佛的意義來講，其地位也不過在第二類名字即佛之間，比普通入稍勝一籌，尚未至外凡位，何況內凡。何況菩薩，何況佛。所謂道不須修者，只是要一切學人，永遠保持這常住真心，即塵而不著塵，便可以出離三界，因為這是無修之修，所以說不須修也。其實學者若無十分把握，不敢自信能永遠不動心者、不敢自信見思煩惱，能破除淨盡者，還是兼修淨土，較為穩當。生死能了不能了，全在今生這一著，否則再要六道翻身，焦頭爛額。所以走一條四平八穩，可以保證安全到達的路線，總比走難行道為較有把握也。即如不慧生平亦好談禪，然我乃以念佛為正修，以禪為助修，至今我的兩脚，始終總是牢牢的立在淨土上，一寸也不敢移動，這是我說實在話，十方諸佛，悉知悉見，不敢打誑語也。

鳴謝

敬啟者：南亭等受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，並附帶宣傳佛法，經四十日之時間，歷二十餘縣、市、鎮、辱承各地佛教支會，各寺廟同道，各護法信士，協助徵求預約，佈置宣傳，招待食宿等事宜，使南亭等於所奉使命，得以順利完成。高情厚誼，銘感五內。茲已平安歸來，除陳報委員會，分別致函道謝外，先此敬伸謝悃，恭祈鑒諒！並頌

南亭 星雲 廣慈 暨全體團員謹啟